

三言二拍看中國

轉運漢遇巧洞庭紅 波斯胡指破鼉龍殼

日日深杯酒滿，朝朝小圃花開。
自歌自舞自開懷，且喜無拘無礙。
青史幾番春夢，紅塵多少奇才。
不須計較與安排，領取而今見在。

這首詞是宋朱希真所作，寄詞《西江月》。說的是功名富貴，總有天數，不如圖一個眼前快活。試看往古今來，多少英雄豪傑，該富的不得富，該貴的不得貴。能文的洋洋灑灑，用不著的時候，幾張換不得溫飽。能武的百步穿楊，用不著的時候，幾竿箭煮不熟飯鍋。

極至那癡呆懵懂生來有福分的，就算他文學低淺，也會發科發甲；隨他武藝平庸，也會大請大受。真所謂時也，運也，命也，萬事分已定，浮生空自忙。

有一個人叫金維厚，是宋朝汴京人，他是做買賣的中間人。少不得早出晚歸，睡覺醒來，千思想，萬算計，揀個利潤好的才去做才做。

後來家裡慢慢寬裕了，他就想了一個久遠的方法：他把賺來的錢，如果是上好的銀兩，便存著不動。

大概存了一百兩，他就熔成一大錠，用紅繩綁在銀子上面，放在枕邊。每天晚上睡覺前都拿出來摸一下。

積攢了一生，整整熔成八錠銀子，以後賺得再多隨來隨去，也積不成百兩了，他也就算了。金老生有四個兒子。

一日，是他七十大壽，四個兒子置酒祝壽。金老見了四個兒子，心裡非常開心。便對他們說：「老天爺保佑，我雖然勞碌一生，但是日子還算過得去，況且我平日留心，積存了八大錠銀子永不動用的，就放在我枕邊。今天就揀個好日子分給你們，每人一對，做個鎮家之寶。」

四個兒子聽了，開心道謝，祝完壽就歡歡喜喜離開了。

那天晚上金老帶些酒意，點燈上床，醉眼模糊，望著八個大錠，白晃晃排在枕邊。摸了幾回，哈哈地笑了一聲，就睡了。才剛睡著，就聽到床前有人在床前走路的腳步聲響，心疑有賊。

但仔細一聽，那個腳步聲好像要向前又有點遲疑。他就仔細一看，只見八個大漢身穿白衣，腰繫紅帶，曲躬而前，曰：「我等兄弟，天數派定，宜在君家聽令。今蒙我翁過愛，擡舉成人，不煩役使，珍重多年，冥數將滿。待翁歸天後，再覓去向。今聞您要將我等分給諸郎君。我等與諸郎君輩原無前緣，故此先來告別，往某縣某村王姓某者投靠。後緣未盡，還可見上一面。」

語畢，回身便走。金老不知到底是甚麼事情，吃了一驚。翻身下床，還來不及穿鞋，赤腳趕去。遠遠見八人出了房門。金老趕得性急，絆了門檻，撲的跌倒。突然驚醒，原來是南柯一夢。他趕緊起床點上了燭火，取床邊一看，發現八大錠銀子已經不見了。仔細想想夢中所言，句句屬實。嘆了一口氣，哽咽了一會，道：「不信我苦積一世，卻沒能分給我的兒子，倒是去了別人家裡。明明說有地方有姓名，我就慢慢去找尋下落。」

第二天一早，他就把這件事情告訴四個兒子。兒子當中有人驚訝，有人疑惑。還以為老爸爸捨不得八錠銀子，金老看到兒子懷疑的模樣，他自己也想要辨個真假。

於是就到某縣某村，果然探訪到有一戶王姓人家。他叩門進去，只見堂前燈燭輝煌，三牲祭品擺上，正在那裡獻神。金老便開口問：「宅上有何事要獻神？」主人王老見金老，就請他上坐，問他怎麼會來到這裡。

金老：「老漢有一疑事，特來造訪。今見宅上正在此獻神，必定有所因。」王老：「我的夫人生病，有個算命的說移床即好。昨天我夫人躺在床上，恍惚當中看到八個白衣大漢，腰繫紅繩，對我夫人：「我等本在金家，今在彼緣盡，來投身宅上。」言完，都鑽入床下。

夫人嚇出了一身冷汗，身體就覺得爽快了。等到移床的時候，在灰塵當中看到了八大錠銀子，都是用紅繩繫著，不知是從那裡來的。這都是神天福佑，所以我們才謝神。金老聽了：「那些銀子是我一生的積蓄，我前一個晚上也做了一夢，銀子就不見了。夢中也說出了您的名字和居所，所以我

才尋訪到這裡來。

可見天數已定，老漢也無怨，但只求拿出來讓我看一看也就好了。王老聽了叫人拿出八大錠銀子，那正是金老的東西。金老看了，眼睜睜但是也無可奈何，不覺撲簌簌就流下淚來。

他摸了摸那些銀子：「老漢如此命薄，消受不得！」王老看金老這麼捨不得，就另外拿出三兩零碎的銀子送給金老。

金老：「自家的東西尚無福，何須尊惠！」兩個人互相謙讓，金老就是不拿。王老就硬塞在金老袖子裡面，金老想要摸出來還給他，一時摸個不著，滿臉通紅。

又被王老央求不過，只好作揖而別了。直至家中，他對兒子們把這些事說出來，大家都嘆了一口氣。至於王老送的那三兩銀子呢？他滿袖摸遍，就是找不到，以為是在路上掉了。

原來金老當時推遜時，王老硬往袖裡亂塞，落在外面的一層袖子裡。袖子有斷線處，在王老家摸時，就已從斷線地方給落在門檻邊了。

家人去掃門，這三兩銀子仍舊歸王老所有。可見一飲一啄，莫非前定。不該是他的東西，不要說八百兩，就是三兩也得不到。該是他的東西，不要說八百兩，就是三兩也推不出。

原有的倒無了，原無的倒有了，並不由人計較。

再說明朝成化年間，蘇州府長州縣閶門外有一人，姓文名實，字若虛。生來心思慧巧，做著便能，學著便會。琴棋書畫，吹彈歌舞，每一樣都略知一二。

幼年的時候，曾有人給他算過命，說他有巨萬之富。他亦自恃才能，不去特別努力求營生，坐吃山空，祖上留下來的財產也漸漸花用差不多了。他自己也警覺到在這樣花用下去是不行的，看見別人經商圖利，時常獲利幾倍，他也想著做些生意，卻是做甚麼就賠甚麼。

有一天，見人說北京扇子好賣，他就請了一個伙計，置辦扇子起來。上等金面精巧的，就請了名人詩畫畫在扇面上，這可以賣到十幾兩銀子，中等的呢也描摹一些字畫以假當真的賣了，下等的無金無字畫將就賣幾文錢，

也能夠回個本。他揀了日子裝個箱子，到了北京。

哪知道北京那年，從夏天以來，每天都在下雨，並沒有一絲暑氣。秋天又來的早，幸好天色又放晴了，他就拿出扇子要賣，結果打開一看不覺叫苦。原來北京七、八月份本來就潮濕，再加上連日下雨，扇面上的膠墨都黏在一起，揭也揭不開。一揭開，就東粘一層，西缺一角，在值錢的字畫，也賣不出去。

只剩下最下等的沒有字樣的白扇，那就將就賣了，賺了一點錢做回家的盤纏，賠了本錢不說，連同夥計也得不到一點好處。那名夥計就給文若虛取了一個綽號，叫做「倒運漢」。也就是倒楣鬼的意思

沒幾年，文若虛就把家裡面的錢都花光了，連老婆也娶不到。有人笑話他、也有人可憐他。推薦他去做教書先生。但是呢又嫌他學歷，只能笑他倒運。打從幫閒的、處館的兩項人見了他，也就做鬼臉，把「倒運」兩字笑他，不在話下。

文若虛有幾個鄰居是出海做生意的，他們叫張大、李二、趙甲、錢乙，還有其他幾個船員，共四十餘人，合夥要出海。文若虛知道了，就想：「一身落魄，生計皆無。不如隨他們去航海，看看海外風光，也省得在家裡面憂心生計，也不枉人生一世。」況且他們一定不會拒絕我的。正想著，這個張大就走了過來，原來張大有個綽號叫張識貨。文若虛見了，就把自己的心思告訴他。張大：「好，好。我們在海船裡頭不耐寂寞，如果有你在，在船中說說笑笑，日子就好過了，我那幫兄弟料想都是喜歡的。只是我們多是買貨要出去賣的，你甚麼都沒有空手去空手回，也可惜了。不如我找大家出一點錢資助你，你將就著買一些東西來賣，這樣也不錯呀。」文若虛聽了就開心道謝，張大就轉身離開問那幫兄弟去了。

剛好有一個算命的瞎子走過來，文若虛伸手順袋裡摸了一個錢，請他卜一卦問問財氣。算命先生道：「此卦非凡，有百十分財氣，非同小可。」文若虛想：「我不過是要搭船出海混混過日子罷了，那做得了甚麼生意？就算他們要贊助我一點錢能夠有多少？這先生一定不準。」

這時候張大氣忿走回來，說道：「說著錢，便無緣。這些人好笑，說你要去，大家都很高興。說要出錢，沒有一個應聲。今天我跟兩個好的弟兄，

湊了一兩銀子在這邊，也辦不成甚貨，就讓你買些果子，放在船裡面吃吧。」

文若虛接過銀子不停道謝。張大叮嚀：「快些收拾，就要開船了。」文若虛：「我沒甚麼要收拾，隨後就來。」文若虛手上拿了銀子，想著要買甚麼東西，說著說著就走到了街上，只見滿街上都有人在賣名為洞庭紅的橘子

話說太湖中有一洞庭山，地軟土肥，所以廣橘福橘，名聞天下。洞庭有一樣橘樹，跟福橘廣橘很像，顏色一樣，香氣也一樣。只是果子剛出來的時候，味道有點酸，後來成熟了，也是非常甜美。而且價錢只有福橘的十分之一，名曰「洞庭紅」。文若虛看了，就想：「我一兩銀子可以買一百斤，在船上可以解渴，又可分送給願意幫助我的人。」於是他就買了一百斤，出錢請了一個人把那些橘子裝上船。大家看了都拍手笑：「文先生的寶貨來了！」文若虛羞慚無地自容，也只能忍氣吞聲上船，再也不敢提起買橘子的事了。

開得船來，漸漸出了海口，只見銀濤捲雪，雪浪翻銀。湍轉則日月似驚，浪動則星河如覆。三五日間，隨風漂去，不知走了多少路程。來到了一個地方，從船上望過去，人煙聚集，城郭巍峨，曉得是到了甚麼國家了。船夫把船撐入藏風避浪的小港，釘了樁，下了錨，纜好了繩。這裡是吉零國。

以前他們也來過，原來這邊中國的貨物拿到那邊一倍就有三倍價。換到那邊貨物，帶到中國也是這樣子。一來一往，就有八九倍利息，所以大家都拚死走這條路。大家都是做過海上生意的，都熟門熟路，所以各自上岸找尋買家去了。只留文若虛在船中看船，他路不熟，也沒有地方可去。

正悶著的時候，突然想到了：「我那一籃紅橘，自從上船後，不曾打開，會不會給蒸爛了？趁著大家都不在，就去看一下吧。」於是他就叫一個水手幫他從艙板底下把那些橘子拿出來，打開簍子一看，上面都是好好的。但是他不放心，索性將所有橘子都搬出來，鋪在甲板上。也是合該發跡，時來福湊。

擺得滿船紅焰焰的，遠遠望過來，就是萬火紅光，一天星斗。岸上的人，都攏將來問：「是甚麼好東西呀？」文若虛沒有回應，只是揀

了一個橘子剝開來吃。岸上看熱鬧的人又更多了，有人看到就笑：「原來是吃的！」當中就有一個人來問價錢：「多少一個？」文若虛還沒有開口，船上人見了，豎起一個指頭，說：「一錢一顆。」那問的人打開長衣，從裡面摸出一個銀子就說：「買一個嚐嚐。」

文若虛接過銀錢，顛了顛重量，大約有兩把重。心裡想道：「不知道這些銀子，要買多少，也沒有秤，就隨便拿給他一個吧。」於是文若虛就揀個大一點的，紅得可愛的遞上去。只見那個人接到上手，顛了一顛：「嗯~好東西！」他立刻剝開來，香氣撲鼻。旁邊聞到的人，大家都大聲喝采。那買的人看了之前文若虛的吃法，所以學他有樣學樣，也學他去了皮，但是他沒有掰開，一口就塞在嘴巴裡面，甘水滿咽喉，連核都不吐，吞了下去。哈哈大笑：「妙哉！妙哉！」他又伸手摸出十個銀錢來，說：「我要買十個進奉去。」文若虛喜出望外，揀十個給他。旁邊看的人也紛紛要來買橘子，也有買一個的，也有買兩個、三個的，都是一般出價。買了的，都歡天喜地的離開了。

原來這個吉零國銀兩上面是有花紋的。龍鳳紋的最貴重，其次是人物，再來是禽獸，在來是樹木，最次的就是一般常用的是水草紋：但都是銀鑄的，重量都一樣。

剛才買橘子的銀錢，是水草紋的，他還覺得是用下等錢買了好東西去了，所以高興得不得了。

很快的橘子已經賣掉了三分之二。有的沒帶錢在身邊的，老大懊悔，急忙回家拿了錢回來買。橘子已經剩下不多了，文若虛：「剩下的要留著自家用，不賣了。」有人想要加錢買，有人卻抱怨說怎麼一下子就漲價了。

這時候第一個買了十顆的那個人，騎了一匹青驄馬，飛也似奔到船邊，下了馬，分開眾人，對船上大喝道：「不要零賣！不要零賣！俺都要買下來。俺家頭目要買去進獻克汗。」看的人聽見這話，便遠遠走開，站住了看。文若虛是伶俐的人，看見來勢，曉得是個好主顧了。連忙把簍裡橘子全部倒出來，大約還剩五十餘顆。

數了一數，又說：「剛才說了要留著自用，不得賣了。今天如果你肯加點錢，再讓去幾顆吧。剛才已經賣出兩個錢一顆了。」那個人在馬背上拖下一大袋子，摸出錢來，是樹木紋的，說：「還是一錢一個吧」

文若虛道：「不要，就照之前的水草紋。」那人笑了一笑，又摸出一個龍鳳紋的來：「這樣的一個龍鳳紋，一個如何？」文若虛還是只要水草紋，那人又笑道：「龍鳳紋一個抵百個，你不要卻要水草紋，真是個傻子！你那東西，肯給我，我再加你一個錢，也不打緊。」

文若虛數了一數，有五十二顆，準準的要了他一百五十六個水草銀錢。那人連竹籃都要了，又丟了一個錢，把籃子拴在馬上，笑吟吟地一鞭去了。看的人見沒到沒東西賣了，一哄而散。

文若虛見大家都散了，到艙裡面把一個錢秤一秤，有八錢七分多重。總數一數，共有一千個。把兩個錢賞了船家，其餘收拾在包袱裡面。

他笑聲：「那瞎眼算命的還真靈呀！」他開心的不得了，只等同船的人回來說給他們聽。

為什麼文若虛只要水草紋銀子不要龍鳳紋銀子呢？這個吉零國的銀子不值錢，海上做買賣的帶去的都是綾羅綢緞，這些東西在吉零國都是以貨易貨，就算賣了錢都是拿龍鳳紋或是人物紋來買，大家看文若虛的橘子只不過是吃的就拿水草紋來買，文若虛為什麼只要水草紋？

因為銀子的重量是一樣的，只是花紋不同，所以多賣一些水草紋反而是賺到了，也是文若虛時來運轉得此橫財。如果真的有心第二次再拿橘子來賣，搞不好在路上就爛掉了。船上的人回來聽到文若虛的事情都驚喜地說：「造化!造化!」我們一起來的，倒是你沒本錢得先得了手。張大拍手說：人都道他是「倒運」，我看今天是轉運了。

於是他對文若虛說，你這些銀錢在這你買貨也買不到好東西，不如跟船上的人買些中國貨物，再去換這裡的一些土產珍奇帶回去賣，才有利可圖。這也強過你把這些錢放在身邊是沒有用的。

文若虛：「我一向是倒運的，將本求財，從來沒有一次不連本送利的賠的。今承蒙大家帶我上船，僥倖做了這筆生意，已經是天大造化了，怎麼還敢奢望要生利錢？萬一像之前一樣把錢給賠了，那可不好。大家卻說：「我們用得著的是銀子，有的是貨物。彼此通融，大家有利，有何不可？」

文若虛：「一年被蛇咬，三年怕草繩。說到貨物，我就沒膽氣了。還是守著這些銀錢回去吧。」眾人齊拍手道：「放著幾倍利錢不取，可惜！可惜！」但是文若虛心意已定，大家也不多說些甚麼了。

大約過了半月光景，文若虛眼中看過了若干好東西，已經自得意滿，不放在心上。大家買賣做完，一齊上船，燒了神福，吃了酒，開航。

走了幾天，忽然間天色起了變化。烏雲蔽日，黑浪掀天。蛇龍戲舞起長空，魚鱉驚惶潛水底。朦朧泛泛，只如棲不定的數點寒鴉；島嶼浮浮，便似沒不煞的幾雙水鷓。

舟中是方揚的米簾，舷外是正熟的餛飩。總因風伯太無情，以致篙師多失色。

那船上人見風起了，揚起半帆，不清楚東西南北，隨風勢漂去。來到一個無人小島，大家就把船停靠在島邊，想著等風勢停了再走。

那文若虛身邊有了銀子，恨不得能夠插翅回到家裡，如今卻只能夠呆在這裡，他心煩焦燥。

於是就想：不如下船走一走吧！大家當被風巔的頭暈，各個呵欠連天，不肯跟著一起去。文若虛便獨自一個人跳上岸來，

文若虛見大家都不去，就好強的想著：就算這個路在難走，攀藤附葛，他也要到島上的最頂端去。其實那島也沒有很高，不費甚麼力氣，只是荒草蔓延不好走。到了島上最頂端，他四望漫漫，身如一葉，不覺淒然掉下淚來。心裡：「想我如此聰明，一生命蹇。家業消亡，剩得隻身，直到海外。雖然僥倖得千來個銀錢在囊，知他命裡是我的不是我的？今在絕島中間，未到實地，性命也還是與海龍王計較！」正在感嘆的時候，只看到遠遠草叢中一物突高。往前一看，卻是一個像床一般大的破龜殼。

大驚：「想不到天底下有那麼大的龜！世上的人那裡曾經見過？就算說了也沒有人相信。我到海外走了一遭，也不曾置得一件海外的好東西，我如果把這龜殼帶回去，也是稀罕。而且把它鋸開來，一蓋一板，各置四足，那就是兩張床。於是他脫下兩隻包腳的布巾，穿在龜殼中間，打了一個結，拖了便走。

走至船邊，船上人看他這等模樣，都笑道：「文先生又到那裡跔了一個東西回來呀？」文若虛：「這就是我海外的貨了。」大家擡頭一看，那張龜

殼卻就像一張無柱有底的硬腳床。

吃驚：「好大龜殼！你拖來幹嘛？」文若虛：「也是罕見的，帶了他去。」眾人笑：「好貨不置一件，要此物何用？」有的人：「也有用處。有甚麼天大的疑心事，灼他卜卦，只是沒有這樣大的龜藥。」又有的：

「醫家要煎龜膏，拿去打碎了煎起來，也可以抵過幾百個小龜殼。」

文若虛：「不要管有用沒用，只是稀罕，又不費本錢便帶了回去。」當時叫了個船上水手，一擡擡下艙來。一抬上來仔細一看，這龜殼還真大。如果不是一艘海船，也載不得這笨重的東西。大家又笑話他：「到家時有人問，只說文先生做了偌大的烏龜買賣來了。」

文若虛：「不要笑，我好歹有一個用處，絕對不是廢物。」隨他眾人取笑，文若虛只是得意。取些水來內外洗一洗，抹乾了，卻把自己錢包行李都塞在龜殼裡面，兩頭把繩一絆，卻當了一個大皮箱子。

自己笑話：「這不就有用了嗎？」眾人都笑了起來：「好算計！好算計！文先生到底是個聰明人。」

第二天風停了，開船一走。不過幾天，又到了一個地方，這個地方就是今天的福建。纔定了船，就有一夥伺候接海客的買賣經紀人過來，你說張家好，我說李家好，拉的拉，扯的扯，嚷個不停。海船上眾人揀一個一向熟識的跟了去。

眾人到了一個波斯胡大店中坐定。裡面主人見說海客到了，連忙先發銀子，喚廚師包辦酒席幾十桌。吩咐停當，然後踱步出來。這個主人是個波斯國人，姓個古怪姓，是瑪瑙的「瑪」字，叫名瑪寶哈，專門跟海客兌換珍寶貨物，不知有多少萬數本錢。大家走海過來的，都是熟主熟客，只有文若虛不曾認得。擡眼看時，原來波斯胡在中華住久了，衣帽穿著言行舉止都跟中華相像。

只是剃眉剪鬚，深目高鼻，有點古怪。他出來見了眾人，行賓主禮，坐定了。喝完兩杯茶站起身來，請到一個大廳上。只見酒筵多完備了，且是擺得濟楚。

原來舊規，海船一到，主人家先是這一番款待，然後發貨講價。主人家手執著一副法浪菊花盤盞，拱一拱手：「請列位貨單一看，好定坐席。」

原來波斯胡以利為重，只看貨單上有奇珍異寶值得上萬的，就排在先席。餘者看貨輕重，挨次坐去，不論年紀，不論尊卑，一向做下的規矩。船上

眾人，貨物貴的賤的，多的少的，你知我知，各自明白，差不多領了酒杯，各自坐了。

單單剩得文若虛一個，呆呆站在那裡。主人：「這位先生不曾見過，想是新出海外的，置貨不多。」

大家說：「這是我們好朋友，到海外玩耍的。身邊有銀子，卻不肯置貨。今日沒奈何，只得屈他在末席坐了。」文若虛滿面羞慚，坐了末位。主人坐在橫頭。

飲酒中間，這一個說道我有貓兒眼多少，那一個說我有祖母綠多少，你誇我逞。文若虛一發無言，心裡面也微微有些懊悔：「我前日應該聽他們勸，買一些貨物來才是。今枉有幾百銀子在囊中，說不得一句說話。」又自嘆了口氣：「我原是一些本錢沒有的，今已大幸，不可不知足。」自思自忖，無心發興吃酒。眾人卻猜拳行令，吃得狼籍。主人是個見多識廣，看出文若虛不快活，不好說破，虛勸了他幾杯酒。眾人都起身道：

「酒吃了，天晚了，趁早上船去，明日發貨吧。」別了主人去了。

主人撤了酒席，收拾睡了。第二天主人起個清早，先走到海岸船邊，來拜這夥客人。主人登船，一眼看到那大龜殼，吃了一驚：「這是那一位客人的寶貨？昨日席上並無人提起，莫不是不要賣的？」眾人都笑：「此敝友文兄的寶貨。」

主人看了文若虛，滿面通紅，帶了怒色，埋怨眾人：「我與諸公相處多年，如何這般作弄我？教我得罪於新客，把一個末座屈了他，是何道理！」一把扯住文若虛，對眾客：「且慢發貨，容我上岸謝過罪。」大家不知道甚麼原因。有幾個與文若虛比較好的，又有幾個愛看熱鬧的，覺得這事情有點古怪，就總共十餘人趕了上來，重新回到主人店裡面，看到底發生了甚麼事。

只見主人拉了文若虛，把交椅整一整，不管眾人好歹，納他頭一位坐下了，道：「適才得罪得罪，且請坐一坐。」文若虛心裡又糊塗，自忖：

「難道這龜殼是件寶物？」

主人走了進去，一下子出來，又拱眾人到先前吃酒的地方，又擺下幾桌酒，為首一桌，比先更齊整。把盞向文若虛作揖，就對眾人：「此公正該坐頭一席。你們枉自一船貨，也還不及他的。先前失敬失敬。」眾人看了，又好笑，又好怪，半信不信的。

酒過三杯，主人就開口道：「敢問客長，剛才那個寶物肯賣否？」文若虛是個老實人，他就答應：「只要有好價錢，為甚麼不賣？」那主人聽得肯賣，不覺喜從天降，笑逐顏開，起身道：「果然肯賣，但憑吩咐價錢，不敢吝惜。」

文若虛其實不知道值多少，討少了，怕不在行；討多了，怕被笑話。想了一想，面紅耳赤，倒說不出個價錢來。

張大便與文若虛丟個眼色，將手放在椅子背上，豎著三個指頭，再把第二個指空中一撇，道：「索性討他這些。」文若虛搖頭，豎一指道：「這些我還討不出口呢。」卻被主人看見道：「多少價錢？」張大到先開口：

「依文先生手勢，大約像似要一萬哩！」主人呵呵大笑道：「你這是哄我吧。此等寶物，豈止此價錢！」

眾人聽了，都目瞪口呆，立起身來，扯文若虛去商議：「造化！造化！想是值得多哩。我們真的不知如何定價，文先生不如開個大口，憑他還罷。」文若虛終是不好意思，想說又不敢說。主人又催道：「實說無妨」文若虛只得討了五萬兩。

主人還搖頭：「罪過，罪過。沒有這樣的話。」扯著張大私下問他：「先生們海外往來，不是第一次了。大家都叫你張識貨，豈不知道這件東西？必是無心賣他，奚落我罷了。」張大道：「實不瞞你說，這個是我的好朋友，他隨船到海外玩耍的，所以不曾置貨。那個龜殼，乃是避風海島，偶然得來，不是出錢置辦的，所以不識得價錢。如果有這五萬給他，勾他富貴一生，他也心滿意足了。」

主人：「如此說，要你做個大大保人，當有重謝，萬萬不可反悔！」於是就叫店小二拿出文房四寶來，主人家將一張綿紙折了一折，拿筆遞與張大：「有煩先生做主，寫個合同文書，好成交易。」張大指著同來一人：「此人叫做褚中穎，寫得好。」他把紙筆讓給褚中穎。

褚中穎磨得墨濃，展好紙，提起筆來寫道：

立合同議單張乘運等，今有蘇州客人文實，海外帶來大龜殼一個，投至波斯瑪寶哈店，願出銀五萬兩買成。議定立契之後，一家交貨，一家交銀，各無反悔。有反悔者，罰契上加一。合同為照。

一樣兩紙，後邊寫了年月日，下寫張乘運為頭，一連把在坐客人十來個都寫上去。最後把兩紙湊著，寫了騎縫一行，兩邊各半乃是「合同議約」四字，下寫「客人文實，主人瑪寶哈」，各押了花押。

寫畢，主人進內，先將銀一箱擡出來：「我先交明了傭金再說。」眾人攢將攏來。主人開箱，卻是五十兩一包，總共二十包，整整一千兩。雙手交給張乘運也就是張大：「憑先生收明，分給眾人。」大家剛在寫合同的時候，還一邊吃酒一邊哄鬧，心理面還有些不信，如今見他拿出亮晃晃白銀來，才知道是真的。文若虛好像在夢裡醉裡一樣話都說不出來，只是呆呆地看著。

張大扯他一把：「這傭金怎麼分？也要文兄主張。」文若虛：「且完了正事再來著手處理。」

只見主人笑嘻嘻的對文若虛說：「有一事要跟先生商量。這五萬兩都在裡面一分不少，只是這錢為數不少，搬動也不是一時的功夫，況且文先生是個單身，如何好帶下船去？又要航行回去，有許多的不便。」

文若虛想了一想：「見教得極是。您有何見解？」主人：「依愚見，文客官先別回去。小弟這裡有一個布行，有個本錢三千兩在內。前後大小廳屋樓房，共有一百餘間，也是個大所在。價值二千兩，離此半里之地。愚見就是把本店貨物及房屋文契，換作五千兩，全部交給文客官，就留文客官在此住下，做此生意。

其他的錢就分幾次搬回家去，日後文客官要回去，這裡可以托心腹伙計看守，便可輕身往來。不然小店把錢交給你也不難，只是文客官你收存困難。」

文若虛與張大聽了都覺得很有道理，文若虛想：「我家裡本來就無家小，況且家產都沒了，就帶了這許多銀子回去，也沒處安頓。不如依了他的話，就在這裡，立起個家業來，有何不可？

此番造化，一緣一會，都是上天作成的，只隨緣做去。便是貨物房產價錢，未必有五千，總是落得的。」於是他就對主人說：「適間所言，誠是萬全之算，小弟無不從命。」

主人便領文若虛進去閣上看，又叫張大、褚中穎：一同來看看，四個人去了。眾人在外頭，個個伸頭縮頸，你三我四說道：「有此異事！有此造化！早知這樣，懊悔島邊泊船時候，不也一起去走走，或者還有其他寶貝，也不見得。」

有的：「這天大的福氣，哪裡強得的來？」正在羨慕的時候，文若虛已跟

張大、褚中穎二個人出來。

眾人都問：「怎麼樣啦？」張大：「裡邊高閣，是個土庫，放銀兩的所在，都是桶子裝的。適才進去看了十個大桶，每桶四千，又五個小匣，每個一千，共是四萬五千。

已將文兄的封皮記號封好了，只等交了貨，就是文兄的。」主人出來：「房屋文書、緞匹帳目，俱已在此，湊足五萬之數了。且到船上取貨去。」大家一擁都到海船來。

文若虛在路上對眾人說：「船上人多，切勿明言！小弟自有厚報。」大家也怕船上人知道，要分了傭金去，所以各自心照不宣。

文若虛到了船上，先向龜殼中把自己包裹從囊中取出。手摸一摸殼，口裡暗道：「僥倖！僥倖！」主人便叫店裡面後生二人來擡此殼，吩咐道：

「好生擡進去，不要放在外邊。」

船上人見擡了此殼去，便道：「這個滯留貨也脫手了，不知賣了多少？」文若虛只是不做聲，一手提了包裹，往岸上就走。這起初同來的幾個，又趕到岸上，將龜殼從頭到尾細看了一遍，又向殼內看了一看，摸了一下，面面相覷道：「這東西好在那裡？」

主人還是拉了這十來個，一同上去店裡面，說道：「而今且同文客官看了房屋舖面來。」眾人與主人一同走到一處，正是鬧市中間，一所好大房子。門前正中是個舖子，旁有一巷弄，走進轉個彎，是兩扇大石板門，門內大天井，上面一所大廳，廳上有一匾，題曰「來琛堂」。

堂旁有兩排側屋，屋內三面有櫥，櫥內都是綾羅各色緞匹。以後內房，樓房甚多。文若虛暗道：「得此為住居，王侯之家不過如此矣。況又有緞舖營生，利息無盡，便做了這裡客人吧，還思想家裡做甚麼？」

就對主人：「好卻好，只是小弟是個孤身，畢竟還要尋幾房使喚的人才行。」主人：「這個不難，都在小店身上。」

文若虛滿心歡喜，同眾人走回本店來。主人：「文客官今晚不用回船裡，就在舖中住下了。使喚的人舖中現有的，不夠的日後再討便是。」眾客人多道：「交易事已成，不必說了。只是我們畢竟有些疑心，此殼有何好處，值價如此？還要主人見教一個明白。」文若虛：「正是，正是。」

主人笑道：「諸公枉在海上走了多遭，這個也不認得！列位豈不聞說龍有九子？內有一種是鼉龍，其皮可以做鼓，聲傳百里，所以謂之鼉鼓。鼉龍活到萬歲，就會蛻下此殼成龍兒去。」

此殼有二十四肋，按天上二十四節氣，每肋中間節內有大珠一顆如果肋骨未長成完全時，是成不得龍，蛻不得殼。

也有活生生被捉來的，只好將皮去做了鼓，肋骨中間也沒有東西。直待二十四肋肋完全，節節珠滿，然後蛻了此殼變龍而去。所以這是天然蛻下，氣候俱到，肋節俱完的，與生擒活捉、壽數未滿的不同，所以才會這麼大。

我們雖然知道有這個東西，但哪裡知道他幾時脫殼？又在甚麼地方守著呢？殼不值錢，其珠皆有夜光，是無價寶！今天有幸遇巧，得之無心。大家聽了半信半疑。

只見主人走了進去，過了一會兒，笑嘻嘻的走出來，從袖中取出一西洋布包來，說道：「請諸公看看。」布包解開來，只見一團綿裹著寸許大一顆夜明珠，光彩奪目。討個黑漆的盤，放在暗處，其珠滾個不停，閃閃爍爍，光亮漫步一尺多。

大家看了，驚得目睜口呆。主人回身轉來，對大家逐一謝道：「多蒙列位作成。光這一顆，拿到我們國家，就值剛才的價錢了；其餘多是尊惠。」眾人個個心驚，卻是說過的話又不好反悔。

主人見眾人有一點變色，收了珠子，急急走到裡邊，又叫擡出一個緞箱來。除了文若虛，每人送與緞子二匹，說道：「煩勞列位，做兩件道袍穿穿，也是我的一番心意。」

接著又從袖中摸出細珠十數串，送給每一個人一串，文若虛另外得到粗些的珠子四串，緞子八匹，文若虛跟大家都很開心地道謝了。

主人就同眾人送了文若虛到緞舖中，叫舖裡伙計後生們都來相見，說道：「這位以後就是你們的主人了。」主人：「我回店裡面去去就來。」

沒多久數十個腳夫，把先前文若虛封記的十桶五匣都扛過來。文若虛把這些桶箱搬在一個深密謹慎的臥房裡頭去，再出來對眾人道：「多承列位，有此一套意外富貴，感謝不盡。」

再走進去把自家包裹內所賣「洞庭紅」橘子的銀錢全部倒出來，每人送他十個，只有張大與先前出銀助他的兩三個，又多分了十個，道：「聊表謝意。」

此時文若虛把這些銀錢看不在眼裡了。眾人卻是快活，稱謝不盡。

文若虛又拿出幾十個來對張大說：「有煩老兄將此分與船上同行的人，每

位一個，聊當茶資。小弟住在這裡，有了頭緒，此時不得同行，就此作別了。」

張大：「還有一千兩傭金，還沒有分，這該怎麼分呢？還得文兄做主」

文若虛：「這倒忘了。」就與眾人商議，把一百兩散給船上眾人，餘九百兩照現在人數，另外添出兩股，派了股數，各得一股。

張大為頭的，褚中穎執筆的，多分一股。眾人千歡喜萬歡喜，都沒有話說。

倒是有一個人：「只是便宜了那個波斯人，文先生哪還應該跟他多要點。」文若虛：「不要不知足，看我一個倒運漢，做著便折本的，造化倒來，平地裡有了這些財富。可見人生分定，不必強求。

如果不是這主人識貨，也只當那個龜殼是個廢物罷了。還虧他指點才曉得，如何還好昧心爭論？」

眾人：「文先生說得是。存心忠厚，所以該有此富貴。」大家千恩萬謝，各自拿了所得東西，回到船上。

從此，文若虛做了閩中一個富商，就在那邊娶了妻小，立起家業。數年之間，纔到蘇州走一趟，會會舊相識，依舊離開。

至今子孫繁衍，家道殷富不絕。正是：

運退黃金失色，時來頑鐵生輝。

莫與癡人說夢，思量海外尋龜。

三言二拍看中國

劉東山誇技順城門 十八兄奇蹤村酒

詩云

弱為強所制，不在形巨細。

螂蛆帶是鉗，何曾有長喙？

這首詩的第三句「螂蛆帶是鉗」，「螂蛆」螂是一個虫部，旁邊一個即將的即，蛆，就是蛆蟲的蛆，螂蛆指的就是「蜈蚣」，帶，是腰帶的帶，指的是大蛇，因為蛇的形狀像一條帶子，所以稱為「帶」。

中國嶺南地區有很多大蛇，長數十丈，會咬人，那裡的人就養蜈蚣，放在床邊，如果有蛇爬進來，蜈蚣就會發出聲音，把蜈蚣放出來，蜈蚣就會拱起身體，首尾用力一跳，跳到大蛇身上，用他那對鐵鉤似的鉗子鉗住大蛇，吸他的精血，直到大蛇死了才罷休，這數十丈長的大蛇，居然就被指頭大的蜈蚣給咬死了，所以古語說「螂蛆鉗帶」就是這個意思。

天地之間，一物剋一物，不在外型的強弱，況且強中更有強中手，不用在人前誇大口。

話說有一個舉人，他的力氣過人，武藝出眾，喜歡行俠仗義。他進京參加會試，仗著自己的一身好本領，只帶著弓箭短劍，駕著一匹好馬，就獨自出行。有一天，他錯過了住宿的旅店，天色已經黑了，只見有一戶人家，門開著，他就想去借宿。於是他牽了馬，進了大門，看到有一大片空地，空地上有三、四塊太湖石疊著，正中有三間正房，兩間廂房，有一個老婆子坐在中間的屋子搓麻繩。舉人走近，高聲說：「媽媽，小生錯過旅店，所以來向您借個宿。」那個老婆子回應：「官人不方便，老身做不得主。」舉人聽這個老婆子說話，言詞語氣感覺有點悽慘，於是就好奇問了一下老婆子家裡面的情況，才知道這個老婆子丈夫已經死了好幾年，只有

一個兒子，不過，在外地做生意，家裡除了她，還有她的媳婦。提到這個媳婦，老婆子就皺著眉頭說：「我這個媳婦，比得過男人，這個家就靠她。只不過她力氣大，兇得很，個性又急，我常常得看他的臉色，有時一句話不合她的意，就會受到凌辱。所以官人想借宿，老身不敢做主。」老婆子一說完，居然就淚如雨下。

舉人聽了，為這個老婆子抱不平，要幫他教訓這個惡媳婦，老婆子還勸他：「我媳婦不是好惹的，她不做女工，每天吃完午飯，就到山裡面打獵，抓回來的獵物就醃起來，拿去賣。我們家的日常用度，都靠他打獵，所以老身不敢惹她。她快回來了，我勸官人別惹事才好。」舉人就想：「既然這個老媽媽靠她度日，那麼我不殺她，只痛打她一頓，教訓她一番，叫她改改性子。」

就在這時，一個人走進來，把肩上的一個東西往庭中一摔，叫道：「老嫗，快拿火來。」老婆子戰戰兢兢的問：「是什麼好東西？」接著把燈一照，吃了一驚，竟是一隻斑斕猛虎。這時，那個舉人的馬從火光中看到那隻死老虎，嚇得跳起來，那人就問：「這馬是哪來的？」舉人暗地裡看到，那人是一個皮膚黝黑，身材高大的婦人，看他的模樣，又揹著一隻死老虎，心想：「是個有本事的。」心裡就有幾分怕他，趕緊走過去把馬帶開，綁好，再向前打招呼說：「小生是個舉人，錯過了旅店，見你家門沒關，斗膽來請求借宿一宿。」那婦人笑道：「老媽媽好不懂事，既然是貴人，怎麼這麼晚了，還叫您在外面站著。我今天在山裡遇到這個畜生，跟它纏鬥了好久，才把它解決了，所以回來得晚了，有失主人之禮，貴人不要怪罪。」舉人心想，看她言語爽快，禮度周全，也不是不可教化。連聲道：「不敢不敢。」

接著婦人走進屋子裡，拿出一把椅子來，對舉人說，因為家裡面都是女人，男女不可相混，所以委屈您在廊下坐一下吧！接著又搬來一張桌子，點了個燈。然後來到庭中，雙手提了那隻死老虎，到廚房去，沒多久，端出了一壺熱酒，和一個大托盤，托盤裡有一盤虎肉，五、六盤曬乾的鹿肉、兔肉等等，殷勤招待舉人。

吃喝了一番後，舉人就說：「看娘子如此英雄舉止，怎麼在尊悲憤上，好像欠缺了點。」那婦人一聽，眼露不悅的說：「剛剛老婆子是不是跟你說

了些什麼？」舉人趕緊說：「沒有，只是我看娘子跟婆婆說話，好像有點輕慢，這不符婆媳之禮，見娘子待客周全，才能出眾，不像不近道理的，才會好言問一聲。」婦人聽了，一把扯了舉人的衣角，一手提著燈，來到太湖石邊。

婦人靠在太湖石邊，一隻手就在石頭上拍了拍，說：「前幾天發生了一件事，你倒是說說看，是我的不對，還是她的不是。」於是邊說邊用食指在石頭上面畫，一連說了三件事，手指頭也在石頭上鑿出了三畫，成了一個河川的「川」字，每一畫都深入石頭有一寸多深，就像是用錐子刻上去似的。那舉人看了嚇出一身汗，滿臉通紅，連聲說：「都是娘子的是。」一片要跟婦人分個青紅皂白的雄心，硬生生的像是被人從頭頂上淋了一桶雪水，大氣也不敢出一聲。

婦人說完，拿出了一張床來，給舉人睡。接著又幫忙餵好了馬，就進屋，關了門，跟老婆子去睡覺了。

舉人一夜無眠，感嘆道：「天底下居然有力氣這麼大的人，還好剛剛沒跟她交手，不然我性命休矣。」好不容易挨到天亮，道了個謝，就牽著馬離開了。從此他收拾了自己的氣焰，再也不去管閒事了，以免遇到像那名婦人那般兇猛的人，吃了虧。

再來說一個，自恃有一點本事就說大話，卻吃了驚恐，惹出話柄來的故事。正是：

**虎為百獸尊，百獸伏不動。
若逢獅子吼，虎又全沒用。**

話說明朝嘉靖年間，在北直隸河間府交河縣，有一個人叫做劉東山的人，他在衙門裡當一個緝捕軍校的頭頭。他一身本事，箭法馬術一流，拉弓必中，人們稱呼他為「連珠箭」。不管盜賊多麼兇狠毒辣，碰上他，就像甕中捉鱉一樣，手到擒來。因為一身本事，他也存了一點銀子，到了三十幾歲，做緝捕做膩了，就辭了工作，回交河縣去做生意。

有一年冬天，劉東山趕著十幾頭驢馬，去京師轉賣，賣了一百多兩銀子，就在順城門雇了一匹驢子準備回家。在驢馬主人的店裡，剛好遇到一個老鄉張二郎，也在同一家店裡面吃飯。張二郎問：「東山這是要去哪裡呀？」劉東山就把轉賣驢馬的事說了，並說：「今天在這裡雇了驢子，住宿一晚。明天動身回鄉。」張二郎就提醒，「最近路上盜匪猖獗，尤其是良鄉、鄭州一帶，盜匪大白天的都敢攔路搶劫。你帶這麼多銀兩，沒個人作伴，還是小心一點好。」劉東山聽了，不自覺的眉飛色舞，雙手捏了個拳頭，做了一個開弓的手勢，哈哈大笑說：「我二十年間，提著一張弓，收拾了多少小賊，箭無虛發，從來沒遇上過個對手。現在轉行做生意，肯定不會讓自己折了本。」

店裡面的人聽到劉東山的高談闊論，都回過頭來看，還有人偷偷問他名字的，一聽他是劉東山，立刻拱起手來說：「久仰!久仰。」張二郎看了這樣的情況，覺得自己失言了，也就告別離開了。

那天晚上，劉東山睡到五更，爬起來，梳洗完畢，將銀子裹好，紮在腰間，肩上掛了一張弓，衣外綁著一把長刀，兩膝下藏了二十簇箭矢，選了一匹健壯的驢子，就揚起鞭子走了。

走了三、四十里，來到良鄉。只見後面有一個人騎馬飛奔而來，遇上東山，就停下了下來。東山向他看過去，是一個二十歲左右的美少年，穿著打扮也很好，黃色罩衫、戴著一頂斗笠，箭袋裡有二十多支箭矢，駿馬的額前掛著一簇紅纓。高頭駿馬，是個白面郎君。東山正打量他時，少年遙聲喊道，「我們一起走，怎麼樣？」少年又拱起手說：「冒昧，不知壯士高姓大名。」劉東山報了姓名，少年就說：「久仰前輩大名，如雷貫耳，小人有幸相遇。不知道前輩要去哪裡？」劉東山說，「我要回老家，交河縣。」少年說：「正好，小人家住臨淄，也是舊族子弟，幼年讀了點書，只是後來喜歡箭法馬術，就不讀書了。三年前帶了點錢到北京做生意，賺了不少錢，準備回家娶妻，正好跟前輩作伴，也給我壯壯膽。到了河間府，再分別，怎麼樣？」

劉東山看他腰間沉重，像是銀兩，語言溫和恭謹，人也長得俊秀，身材小巧，肯定不是壞人，反正路途寂寞，也就歡喜答應了。那天晚上，兩人就在旅店，一同吃飯住宿，宛如兄弟。

隔天，兩人一起出了涿州(卮×ㄊ)。少年在馬上問：「久聞前輩擅長捉賊，這一生您抓了多少賊？有沒有遇上幾個好漢？」

劉東山對自己的本事本來就很自滿，被少年這麼一問，可真是搔到癢處，忍不住就誇口說：「我這一輩子就靠著兩隻手、一張弓，不知道抓盡了多少綠林中人，卻都沒有遇到過一個對手，全都是一些鼠輩。只是人到中年，心性懶了，不想再抓賊，要是前面遇上什麼匪賊，我就把他給抓了，讓你好好看看我的本事。」

少年冷笑道，「原來如此。」就把手伸過來，說「借你肩上的弓看一看。」東山把弓遞過去，沒想到，少年左手拿著弓，右手輕輕一拽，就拉滿了弓，連拉了幾次弓，好像這張弓就只是一條軟帶子，一點都不費力。東山大驚失色，也借了少年的弓來看。那少年的弓，約有二十斤重，東山用盡渾身力氣，面紅耳赤，不要說把弓拉滿了，連像初八夜月的弧度都拉不出來。東山惶恐，吐著舌頭說，「老弟好神力啊，竟然用得了這麼硬的長弓。」少年回說，「我這哪稱得上是神力，不過是前輩的弓太軟罷了。」東山再三讚嘆，少年卻非常謙虛，晚上又一同住了旅店。

第二天又同行，太陽快下山時，過了雄縣，少年突然拍了拍馬，馬騰雲似的往前跑了。東山看不見少年的蹤影，心裡一慌，想著，「老天爺真是要讓我出醜了，如果這少年不是好人，以他那樣的神力，我怎麼打得過？」劉東山心裡七上八下，無可奈何，只好慢慢地往前走，走了一、二十里，看見那名少年在百步之外，正拉滿了弓，指著自己。少年對劉東山說，「久聞閣下手中無敵，今天請先聽聽我的箭風。」話一說完，咻的一聲，往劉東山的耳邊射了過去，劉東山只聽到耳邊颼~颼~颼，那箭聲彷彿小鳥飛過。接著少年又拉滿了弓，正對著劉東山的臉，大笑道：「東山，你是個明白人，腰間的銀兩就送我吧，別讓我動手。」劉東山知道自己敵不過，先是慌了手腳，只好跳下騾子，把腰間的銀兩雙手捧著，跪著來到少年的馬前，磕頭說：「銀錢就送給你了，只求饒命。」少年收了銀兩，大

喝道，「我要你性命做什麼，快走，你老子在這裡還有事，就不跟兒子你一起走了。」說完，調轉馬頭，向北跑，只見黃沙滾滾，轉眼間就不見蹤影。劉東山呆了好半天，捶胸頓足說道：「銀錢沒了也就算了，只是我一生的好漢名頭給毀了，可恨啊可恨！」劉東山垂頭喪氣，兩手空空的回到交河縣，回到家裡，他跟妻子說了這件事，兩人懊惱一番，但是還是商量收拾一些本錢，在村郊開個酒鋪，賣酒營生，別再去張弓射箭了。又怕壞了名聲，也不敢跟別人提起被劫財的事。

過了三年，正值寒冬，有一天，東山夫妻倆正在店裡賣酒，只見門前來了一夥騎馬的客人，一共十一人，個個騎得都是高頭駿馬，鞍轡鮮明，穿著緊束短衣，腰間配帶著弓矢刀劍，一個個下了馬，進入店中。劉東山接過馬匹，替他們把馬趕到馬槽，給馬匹添些豆子和草料。

這一群人中，有一個十五、六歲的少年，身長八尺，他不下馬，只跟其他人說，「弟十八自向對面旅店休息了。」其他人答應了一聲說，「我們在這吃點酒肉，就過去伺候您。」

十幾個人來吃酒，劉東山準備了一些豬、雞、牛羊肉給他們下酒。一陣狼吞虎嚥，沒多久，就吃了六、七十斤的肉，喝完了六、七罇酒，又讓店家拿些酒飯，送去給對門住宿的少年。眾人吃了店裡面的東西，還覺得不夠暢快，就從自己帶來的皮囊裡面，拿出了一些鹿蹄，野雞，燒兔之類的野味，讓店家一同來吃喝。劉東山推辭了一番，坐了下來。這才有機會把這些人一個個看了一遍，這一看不得了，只見坐在北面左手邊的那個人，戴著毛帽斗笠，遮著臉，本來看不清他的容貌，偶然間他抬起頭來，劉東山看了嚇得魂不附體，那不就是三年前搶了他的錢的神力少年。

劉東山心想：「這下慘了，我這點生意看就要完了！之前他一個人，我都敵不過了，今天這麼多人，想必個個武功高強，這下如何是好。」劉東山心中忐忑，只敢看著酒杯，大氣都不敢出。只見那個少年，把帽子一掀，對著東山說，「東山，別來無恙？過去承蒙你同行作伴，我到現在還很懷念呢！」東山面色如土，不覺雙膝跪了下來說「望好漢恕罪。」少年從位子上跳了起來，也跪了下去，把東山扶起來，挽著他的手說：「快別這麼做，當年我們兄弟，在順城門驢馬店裡，聽到你自誇武功天下無敵。」

大夥有點不爽，就叫小弟去跟你鬧了一番，開個玩笑。可惜沒有完成和你的約定，一起走到河間。我還常想起我們兩人並轡而行的時光，你也是個性情中人，當初拿了你的錢，今天我要十倍還給你。」說完，就從囊中拿出了千兩銀子放在桌上，要東山收下。

劉東山如夢如醉，呆了一下，怕又是要來取笑他的，不敢收，那少年看他遲疑，就說：「大丈夫怎麼會騙人，你也是個好漢，怎麼變得如此膽怯，難道真以為我們又來搶你銀子？快收下！」劉東山看少年說得慷慨激昂，不像是騙他的，方才如夢初醒，不敢推辭，收了銀子，拿進去交給妻子，並說了外面發生的事。

兩個人商量，「如此豪傑，如此恩德，不可輕慢，應該再多備些酒、殺些牲口，留他們在店裡過夜，讓他們多待幾日。」少年聽了，覺得有何不可，只是要去對門問一下十八兄一聲。

這十個人，就一起走過對門，跟那個十五、六歲的少年說。東山也跟著去，劉東山看這些人對那名少年很恭敬，少年對這些人也很莊重。大家把劉東山要留他們過夜的事情說了，少年說：「好，無妨，只是酒醉飯飽，不要貪睡，辜負了店主人的心意。要是有什麼事，我腰間兩把刀子就有血吃了。」

眾人再回到東山的店裡喝酒，眾人又拿出了一些酒肉到對門給十八兄吃喝，卻沒在旁邊陪他。算來十八兄一個人吃的酒肉，比得上店裡面的五個人。十八兄吃喝得差不多了，就從囊中拿出一個純銀的勺子，煽起炭火，自己做煎餅來吃，一吃就吃了一百多個，吃完，收拾了，大踏步出門去，也不知去了哪裡。一直到天色漸暗了，才回來，又回到對門住宿，不到劉東山的店裡面來。

大家在東山的店裡吃喝，到對門去問候，十八兄也不怎麼跟他們言笑。劉東山很好奇，就悄悄問了之前劫他錢財的少年，這十八兄是什麼人？少年沒有回答，反而去跟大家說了東山的問題，大家聽了，大笑起來，不說來

歷，只是高聲吟了兩句詩：「楊柳桃花相間出，不知若個是春風？」吟唱完，又大笑。這夥人在店裡面住了三天，就跟東山道別，上了馬，十八兄少年在前，其他人在後，一擁而去。

劉東山搞不清楚，但是想到突然得到千兩銀子，怕生出事來，就搬回城裡面，另外做生意去了。後來友人說起了這件事，就說：「聽那兩句詩，是個「李」，況且又稱十八兄，想必那名少年姓李，(木子李)看他跟眾人說的話，應該是防備有人暗算，所以住在對門，分兩個地方住，好相互關照，也不跟那十個人一起吃食，是因為尊卑不同。晚上獨自出門，可能去做什麼勾當，卻也無從查起。」

劉東山一生英雄，卻經歷這一番遭遇，此後不敢說一句武藝高強的話，棄弓折箭，守著本分，安安份份過日子，最後善終。可見人生一世，不可自恃高強，那只是還沒遇到比你強的人罷了！就有詩描述劉東山說：

生平得盡弓矢力，直到下場逢大敵。

人世休誇手段高，霸王也有悲歌日。

又有詩說那名劫財少年：

英雄從古輕一擲，盜亦有道真堪述。

笑取千金償百金，途中竟是好相識。

三言二拍看中國

丹客半黍九還 富翁千金一笑

詩云：

破布衫巾破布裙，逢人慣說會燒銀。

自家何不燒些用？擔水河頭賣與人。

這四句詩，是明朝大名鼎鼎的才子唐伯虎所寫的。講的是有一夥人，專門設圈套，哄騙貪心或者是迷戀煉丹術的人，騙他們說，他能以藥草練成丹藥，鉛鐵鍊成金，死汞練成銀，名曰「黃白之術」，又稱「爐火之事」，只不過要先以銀子為母錢，後來偷偷把銀子拿走，叫做「提罐」。曾經有一個道人來找唐伯虎，跟他說，您仙風道骨，可以做這件事。唐伯虎就說：「我看你衣衫襤褸，既然你有這個仙術，怎麼不用在自己身上？」道人說：「貧道有的是術法，卻沒有那個福氣，所以要找到一個有大福氣的人來幫他。我看您是個有大福氣的人，我們合夥，術家叫做「訪外護」。唐伯虎說：「既然這樣，你的法術如何，我不管，我只管出我這一味福氣幫你，等丹煉成了，我跟你平分就是了。」這明道人知道唐伯虎不上勾，還故意奚落他，不是主顧，就飄然而去了。所以唐伯虎就寫了這首詩，希望能世人能夠警戒不要被騙了。

但是這些人裡頭，又更會花言巧語的，他們會說：「神仙必須度世，妙法不可自私，要有仙骨，有仙緣的，才可以共煉共修，內丹成，外丹亦成。」這樣的話，不知道騙了多少人。其實當初仙人留下這種丹砂變黃金的煉丹術，是要廣濟世人的，只是被人濫用，成了騙人的伎倆。而相信也指望煉成丹的人，也是癡啊！

話說，在松江，有一個姓潘的富翁，他是一個國子監的監生(ㄋㄧ ㄇㄞˋ)，很有才學，口才也很好，卻有一個癖好，那就是酷信煉丹術。俗話說「物聚於所好。」他迷戀煉丹術，方士就源源不絕而來，前後被騙了好多次，損失了好些銀子，但他一心不悔，只以為是無緣，只要哪一天真的煉成了，之前那些損失都是小事，因此更好此道。這些丹客，知道有這樣一個癡

人，就我傳你，你傳我，遠近都知道潘富翁這個人，左右都是一夥人，沒有一個不算計著要騙他的錢。

有一年秋天，潘富翁來到杭州西湖遊玩，租了一個房子住了下來。只見隔壁園子也住著一個遠方來的客人，帶著家眷也是來遊湖的。這人行李很多，僕從整齊，身邊的愛妾甚是美貌，每天都雇最大最華麗的那艘船遊湖，船上美酒佳餚，還有人吹彈歌唱，使用的酒器精巧，多是金銀材質。

晚上回到住處，依然是燈火輝煌，賞賜無數。潘富翁看了都呆了，心想：「我家也算是有錢的，但也沒辦法像他這樣揮霍，這一定是第一等的有錢人了。」不禁心生羨慕，並且想辦法跟他認識，兩人也就慢慢熟識起來。

有一天，潘富翁就說：「你這麼有錢，非一般人所能企及。除非是家裡有金銀高北斗，才能夠每天這樣花用。」那人說：「就算金銀高北斗，也有用完的時候，必須要有一個用不完的方法。」潘富翁聽了就很好奇，哪有用不完的方法？客人故意賣關子說：「說了你也未必了解、也未必相信啊！」這讓富翁更好奇了，一直懇求客人相告。客人就撤下左右的僕從，在富翁耳邊說：「我有「九還丹」，可以點鉛汞為黃金，所以黃金對我來說，就跟石頭一樣，沒什麼稀奇。」富翁一聽是煉丹術，立刻稱自己為學生，對客人說：「原來吾丈精於丹道，學生對此道最有興趣了，如果吾丈真有此術，學生情願傾家求教。」客人說：「這丹術豈可輕易傳授？不過我還是演示一下，讓你看看。」於是他叫來一名童子，燒起爐炭，將幾兩鉛汞放進去，在從身邊的腰帶裡摸出一個紙包，打開來，用小指甲挑起一點裡面的藥粉，彈到罐裡，再倒出來，鉛汞不見了，都變成白花的銀子。富翁看了，開心得不得了。

其實這個客人使用的方法叫做「縮銀之法」，他先把銀子用藥練過，和鉛汞在火中一燒，起了化學變化，原本精煉過的銀，就會變成白花的銀子了。

潘富翁心想：「難怪他這麼有錢，原來銀子得來得這麼容易，過去我被騙了不少錢，現在有興遇到一個有真本事的，一定要求他幫我煉丹。」就問客人這九還丹怎麼煉？客人說：「這叫母銀生子。先將銀子為母，用要鍛鍊，養在鼎中，需要九轉，火候足了，先生黃芽，又結成白雪，打開丹

爐，裡面形成的丹頭就是九還丹，只要一粒米的大小，就能點成黃金白銀，那母銀還是好好在那，母銀多少不限，但越多，得到的丹頭也就越多，能點化的黃金白銀當然也就越多。」富翁聽了就說：「學生家裡雖然不有錢，但數千銀子還是有的，若您肯到我家，幫我點化點化，我就心滿意足了。」

客人說：「我這丹術不輕易傳人，也不隨便幫人鍊丹，但看你骨骼有些道氣，又那麼有誠心，再加上，你我在這相遇，也是有緣，我就幫你吧！」隨即就問富翁家在何處，改日拜訪。富翁卻邀客人一起收拾回他家，但客人說，我家在中州，家有老母，我必須要帶小妾回家安頓，看過老母親後，再去拜訪。富翁一心想立刻鍊丹，怕客人一走就錯過了，就說家裡有一個別館，客人可帶著夫人一起同住下，豈不方便。客人也就答應了。過兩天，兩人雇了兩艘大船回富翁家，不到一天，就來到了松江。考量到煉丹要遠離塵囂，所以安排丹客和他的小妾住到別莊，富翁也在別莊的書房住下。潘富翁畢竟是個有錢人，那別莊也是庭台樓閣，富麗雅致。

丹客安頓好後，就介紹自己的小妾和富翁相見。富翁看那小妾，真是沉魚落雁之容、閉月羞花之貌。潘富翁也是個貪色之人，看到如此美人，好像雪獅子向火，不禁身子軟了半邊。為了討好小妾，他趕緊回到家中，取了一對金釵，一雙金手鐲，說要送給小妾當見面禮。丹客見那金釵手鐲是金的，反而推辭說，黃金這東西，我想要的話，輕輕鬆鬆就有了，你實在不用破費，這樣我於心不安。富翁見丹客推辭，更覺得過意不去，硬是要丹客收下，丹客只好收了，還叫小娘子出來拜謝。富翁見到小娘子，心想「花了這些首飾，就能再見小娘子的面，也是開心的。」又想：「這個人有這樣的煉丹術，又有這麼美的妾，人生至此，可謂極樂。他肯幫我鍊丹，真是太好了，如今我要耐著性子，多獻點殷勤。」於是就問什麼時候可以開始鍊丹？丹客說：「只要有銀為母，隨時都可以開始，至於母銀，多多益善，母銀多，煉的丹就多，省得再費手腳。」

第二天，富翁就拿了兩千兩銀子，和一些煉丹器具，準備開始鍊丹。丹客說：「這個丹叫九轉還丹，每九天火候一還，到九九八十一日開爐，丹物已成。」丹客叫來一個家童，依法動手，燒起爐火，將銀子慢慢放下去，取出丹方給富翁看，將幾件要才放進去，燒得五色煙起，就跟富翁封了爐。又叫了幾個家人，跟他們吩咐：「我要在這裡停留三個月，你們先回去跟老奶奶回覆一聲再來。」接著就留一、二個熟練燒爐的家僕，其他的

都遣回家。從此日夜燒爐，閒暇時就跟富翁清談，飲酒下棋。就這樣過了二十幾天，忽然有一天，丹客的一個家人一身披麻帶孝的裝扮匆匆回來，一見到丹客就叩頭大哭說：「家裡老奶奶沒了，請快回去治喪。」丹客一聽大驚失色，哭倒在地，為了要趕回去治喪，他就把小妾留下來，代替自己照看丹爐。富翁一聽，丹客要把小娘子留下來，心裡開心，立刻許諾，「這裡是煉丹之所，沒有閒雜人來往，學生會喚幾個老成婦女前來陪伴娘子，晚上或是接到我家夫人那哩，學生自己在園中看守，等您回來。」富翁見丹客留下他的小妾，料想他不久就會回來，煉丹的事自然沒問題，況且丹客也說，就算他晚回來了，九還火侯已足，放在爐中多養幾天，丹頭生得越多，晚點開爐也沒關係。

丹客跟小娘子親親蜜蜜道別後就匆匆離開了。富翁心想，丹客不在，正好找機會勾搭小娘子。富翁不時噓寒問暖，小娘子雖然謹守禮教，但對富翁的殷勤倒也不抗拒，眉眼之間還略有情意，這讓富翁色心更加狂盪。

一天，富翁故意支開看爐的家童，只要小娘子陪他在丹房裡看顧爐火，小娘子看到爐火都快熄了，還假裝大驚失色說：「怎麼沒人在此看火，這火是斷不得的。」富翁色眯眯的看著小娘子說：「等我跟娘子交和，用真火將爐火燒起來。」小娘子正色道：「煉丹學道之人，怎可興此邪念？說此邪話？」富翁也不在意，一把抱住小娘子，雙膝跪了下去，跟娘子求歡。小娘說說：「這裡是丹房，若是觸犯了，後悔莫及，使不得啊！」富翁這時哪裡還忍得住，管他丹爐不丹爐的，只是緊緊抱住小娘子，不管他肯不肯，就把他扳倒在一張醉翁椅上，脫了褲子，就強行雲雨起來，頓時如登仙境。雲雨完畢，整理好衣服，富翁謝道：「感謝娘子不棄，只是片刻歡愉，晚間願賜通宵之樂。」小娘子也不拒絕，從此兩人白天晚上風流快活。富翁認為這真是天上掉下來的豔福，滿心希望丹客就別回來了，就算煉不成丹也無所謂了。但是丹客畢竟還是回來了，富翁聽到門外的人通報，還吃了一驚，趕緊出去迎接，一陣噓寒問暖，丹客就進屋去見了小娘子，確定丹爐沒被動過，就準備隔天開爐。

丹客回來，富翁沒辦法再跟小娘子勾纏，雖然很失望，但想到隔天就可以開爐，心裡還是很開心的。

隔天，準備了一些紙馬福物祭拜完畢後，丹客就和富翁進入丹房，但一進丹房，丹客臉色就變了，沉吟說：「為什麼丹房裏面是這樣的氣象？」打

開爐子一看，頓時跌坐在地，大驚道：「敗了敗了，真丹沒煉成，連銀母也變成渣了，這一定是有人在這裡做了淫邪汙穢之事。」富翁嚇得面色如土，不好開口。丹客就去質問顧爐的家童，家童就說「只有主翁和小娘子每天會來看一次，沒有別的人進來。」丹客又去問小娘子，小娘子說：「每天都跟主翁來看一次，爐是原封不動的，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敗了。」丹客氣得大叫：「誰說是爐動了封？是你動了封。是不是你做出卑賤的事來？」丹客出一根皮鞭，往小娘子打了過去，小娘子閃過，哭著說：「這是主翁逼的，我原說丹房裡不能交合的。」當下富翁直著雙眼，無話可說，恨不得找個地洞鑽進去，事到如今，也只好坦承，並跪下來請求丹客原諒。

但丹客怒氣衝天說：「之前我把娘子交託給你的時候，你是怎麼說的？我才離開不久，你就幹出這樣的事，你幹了壞事，走失了丹，是你自做自受，但我的愛妾，豈是給你解饞的？今天被你污辱了，以後怎麼做人？不如我就把他殺了。」富翁一聽，趕緊叫家人到家裡面拿了兩個金元寶給丹客，丹客看都不看一眼，富翁又加了兩百兩，丹客才說：「我原本是不稀罕你的銀子的，只是你這樣的人，不讓你損失一點錢財，你是不會悔改的。這錢我就拿走了，就算拿去救濟別人也好。」於是丹客就把三百金放進箱子裡，帶了小娘子和家童、丫鬟，風也似的走了，邊走還邊罵：「受這樣的恥辱，可恨，可恨啊！」

富翁嚇得魂不附體，雖然是賠了點銀子，但丹客肯離開，不再計較，已經是僥倖，至於之前拿出來的兩千兩母銀沒了，只當是觸犯了才壞事，雖然覺得可惜，但想想，能得到一個絕色佳人，享受幾夜風流，也不後悔了。卻不知，這從頭到尾都是丹客設下的圈套，在西湖，先假裝揮金如土的有錢人來迷惑他，等到被邀請煉丹，又故意拖延，好像沒什麼要緊，什麼老奶奶過世要去奔喪，也是假的，丹客早趁那個時候，把爐中的兩千銀子提了罐，拿走了。把小娘子留下來，跟富翁勾搭上，也是他安排的，就是要這堆狗屎推在你頭上，讓你自認不是，沒工夫跟他算帳。

富翁上當被騙，居然還不醒悟，只當自己是不該勾搭人家小妾，在丹房裏苟合，他責任攬在自己身上，還是一心相信煉丹術。一天，又來了一個丹客，也能煉丹點鐵成金，富翁又把他請來家裏，拿出千金給他煉丹。那名丹客約了兩、三個幫手一起來煉丹，結果又被那些人提了罐，消失得無影

無蹤。

富翁接連被騙，氣得很，手上銀兩已經所剩無幾，但只覺得自己是沒有遇上對的人，對點鐵成金之術還是癡迷不悟。他就想，那個丹客一定會去別家煉丹，我就去找他，就算遇不到，或者還可以碰到真正有法術的人。於是就收了行李，到處去尋找真正的丹客。

有一天，他來到了蘇州，就真的讓他碰到之前騙他千金的那幾個假丹客，正要發作，沒想到那夥人不慌不忙，像是他鄉遇故知一般，邀請富翁到一個大酒樓裡，跟他說：「前幾天有負你的信任，實在不安，不過錢已經花完了，沒辦法還你。今天跟你談個合作，絕對讓你把之前被騙的錢得回來。」

原來這些騙子，要富翁假扮成他們的師父，去山東幫一個有錢人煉丹。等拿到銀子，就把錢還給富翁。假丹客可還說：「我們師父是個頭陀，你只要剪去一點頭髮，我們會以師禮侍奉。」富翁急著要拿回自己的錢，就真的剪了頭髮，扮成他們的師父，到了山東。

那有錢人把富翁迎到堂中，略談煉丹的事，富翁對煉丹的事在熟悉不過了，加上他胸中又有文墨，所以跟這山東大戶談得很投機，大戶也對他很信服，立刻拿出兩千兩來煉丹。這夥假丹客當徒弟守爐，讓大戶有事就去請教富翁假扮的師父，結果那夥人找了機會，又提了罐，撇下了富翁，走了。

大戶抓住了富翁去送官，富翁哭著說：「我是松江潘某，跟他們不是同夥。」富翁把之前發生的事說了一遍，大戶知道他也是受害者，況且潘家他們也是認識的，就放了他。

富翁身無分文，頂著頭陀模樣，只好沿路乞討回家。一天來到一處碼頭，看到一隻大船裡面坐著一個美人，富翁覺得眼熟，那不正是之前與他偷情的小娘子。富翁打聽了一下，知道是一名河南舉人，包了名娼妓，要到京城參加會試。富翁心想：「難道丹客把自己的小妾賣了？還是認錯人了？」富翁好奇的在船邊走來走去，大船的人把他叫到船邊，船內的美人隔著簾子說，「妾不是別人，正是那丹客的小妾，不過我其實是河南娼

妓，被丹客雇用來騙你的。」看富翁悽慘模樣，小娘子就問到底發生了甚麼事情，富翁難過得把接連被騙的事情說了一遍，娘子聽了不忍，勸他醒悟，別再被丹客騙了，還拿出三兩銀子給他，讓他可以回鄉。富翁回到松江後，幡然覺醒，從此不再相信煉丹術，只是每天披頭散髮，親友們知道原因，只把他當成笑話。奉勸世人以此為戒。

**丹術須先斷情欲，塵緣豈許相馳逐？
貪淫若是望丹成，陰溝洞裡天鵝肉。**